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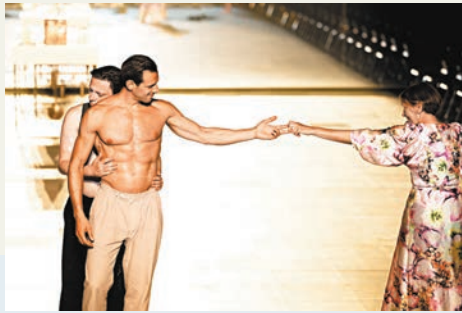


劇場電影連環炮

——ITA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本屆香港藝術節2023，相當有膽識地，將於2月底連續四天放映一系列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劇團（Internationaal Theater Amsterdam，簡稱ITA）的劇場電影，包括享負盛名的《羅馬悲劇》（Roman Tragedies）、《封塵舊事》（The things that pass），還有加入全新創作力量的《伊狄帕斯》（Oedipus）和《易卜生之屋》（Ibsen House）。所謂「膽識」，並非對劇場粉絲而言，香港相信已有不少 Ivo van Hove（ITA 藝術總監）或 ITA 的集郵追星族；而是從片長（兩小時到五個多小時不等）到內容深度，這四部劇場電影與英國國家劇院現場（National Theatre Live，簡稱NT Live）異曲同工，都是歐陸劇場跨向世界的劇場電影形式，如何短時間內觀賞與消化，大概是ITA鐵粉在這密集朝聖之旅中的幸福的煩惱吧。

◆文：梁偉詩
相片：Jan Versweyvel
香港藝術節提供



◆《封塵舊事》聚焦於家庭的淺深恩怨。



◆《易卜生之屋》使用360度旋轉舞台，讓一座玻璃度假屋被展現。

過去追蹤 Ivo van Hove 或 ITA 的作品，談得最多的自然是「封箱之作」《羅馬悲劇》。2006年發表以來《羅馬悲劇》盛名不衰，被譽為當代劇場巔峰之作。《羅馬悲劇》談媒體與政治，Ivo van Hove 心靈手巧改編經典的科利奧蘭納斯、凱撒大帝、安東尼和埃及妖后為現代政客，在新聞發布中心般的場景中，活現政治人物種種利益關係網、揭示王者安身立命的要領。脫胎自三部莎士比亞歷史劇的《羅馬悲劇》，不但將歷史人物的命運際遇「現代情境化」地分解再裝嵌，同時把舞台空間的可能性放大到極致，任由現場觀眾穿梭整個新聞工作室，近距離參與目擊所有大人物與宿命相遇和搏鬥。

經典人物 命運「現代情景化」

同樣將經典人物「現代政治化」的有《伊狄帕斯》。2019年英倫新晉導演 Robert Icke 擔任 ITA 駐園訪問藝術家，其間編和導了廿世紀版《伊狄帕斯》。《伊狄帕斯》大有 ITA 簽名式，時裝版 Oedipus 從政，是選舉候選人，舞台上的選舉辦公室與倒計時時鐘，預示着 Oedipus 命運與投票走勢的相反走向。春風得意之際一掃歸零、高峰墜落。植根於古希臘悲劇 Oedipus 的《伊狄帕斯》，甚至讓女兒 Antigone 充當助選團隊的攝影師，相親相愛的小家庭羨煞旁人。然而，選舉中老早答應重啟的一宗死亡調查，原來直接牽扯出伊狄帕斯殺父娶母身世之謎，政界明星霎時間焦頭爛額。同是探討罪與罰的題旨，《伊狄帕斯》更多地指向媒體與民意的關係，傳統伊狄帕斯悲劇自是命運的播弄，現代政治人物的「悲劇」、「命運」卻涉及更複雜操作。形象行銷、民意走向、政敵攻訐、道德審判、網絡輿情，乃至無形大手的政治操弄，無一不是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為山九仞，任何一件微



◆《羅馬悲劇》讓現場觀眾穿梭整個新聞工作室，將舞台空間的可能性放大到極致。



◆《伊狄帕斯》植根於古希臘悲劇。



◆《封塵舊事》改編自荷蘭文學著名心理小說。

小拼圖出錯，都會為「命運」帶來災難性結果。因此，《羅馬悲劇》與《伊狄帕斯》在「一景到底」的舞台設計原則中，分別選擇媒體新聞中心及選舉辦公室，作為表演的核心場景。全因為現代政治中，媒體論述是面子，媒體如何操作新聞是裏子；同理，競選活動是面子，競選策略、如何打好公關牌也是裏子。兩劇都把現代政治的「後台」直面觀眾，為新時代網絡世界，重新打開思考群已關係的空間。

旋轉舞台 折射家庭深淺恩怨

另外兩齣劇場電影，《封塵舊事》、《易卜生之屋》則聚焦於家庭的淺深恩怨，暴露出原生家庭對每個人的深遠影響。《封塵舊事》改編自荷蘭文學著名心理小說，由開場的第三代小夫妻結合，無意牽扯一樁祖母時代發生的謀殺案。秘而不宣的家族傷口，負罪的人生直接催生兩個貌合神離的家庭。《封塵舊事》由 Ivo van Hove 親自操刀，場景訂定在儼如排練室的玻璃鏡房，說話的劇中人都坐在面對觀眾的椅子上，像極上演講或審訊中作供者。家族三代對家庭及往事都有不同的理解，說到激動處每每不禁在玻璃上留下痕跡，又隨即抹去。家族中人千絲萬縷互相拖欠又無可奈何，剝落的家族天花墜入塵埃，全劇就在一片大濃霧中作結。

四部劇場電影中，《易卜生之屋》可謂是近年表演藝術界的話題之作。2019年澳洲劇場及電影導演 Simon Stone，與 ITA 合作發表技驚四座的《易卜生之屋》。《易卜生之屋》是 Simon Stone 繼 2018 年《史特林堡酒店》（Hotel Strindberg）後，再次將戲劇的表演核心圓融在舞台設計上（按：《史特林堡酒店》直接將整座酒店搬上舞台，觀眾從不同樓層落地玻璃望入各房間，逐一透視現代人故事），於《易卜生之屋》，使用360度旋轉舞台，讓一座玻璃度假屋，

剝洋蔥式浮現同一屋簷下一家三代極力遮掩的壓抑與創傷。Simon Stone 身兼編與導，《易卜生之屋》將挪威現代戲劇之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好幾部重要作品，如《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群鬼》（Ghosts）、《海達·伽珮珞》（Hedda Gabler）的人物和主題因子共冶一爐，堆疊出家庭三代人物如何互相傷害，終致不可收拾的故事。當中控制狂男主人、無力擺脫命運的痛苦女主角、家庭（冷）暴力、金錢糾葛、亂倫絕症遺傳病、欲蓋彌彰的種種罪行，與外在世界的瞬息萬變緊扣緊纏，如英國脫歐、歐洲難民問題、某些國家資金不尋常湧入歐洲等，都是《易卜生之屋》映照出的時代倒影。

《易卜生之屋》的360度旋轉舞台，既貫穿「一景到底」又變化多端的戲劇表演狀態，也使得觀眾產生偷窺心理，與《史特林堡酒店》的奇觀效果同出一轍。旋轉舞台在歐洲自是家常便飯，柏林列寧廣場劇院（Schaubühne Berlin）的 Thomas Ostermeier《玩偶之家》，堪為劇場旋轉舞台的驚艷之作。旋轉舞台中冰冷透視的中產家居、高懸的偌大鏡子，如同被監視的實驗室，娜拉就是白老鼠。《易卜生之屋》玩更大野心更大，舞台上與真實房子呈一比一大小的度假屋，因應敘事中每段時間軸轉變旋轉一次，由開場的1974、2004、1969、2000、1964、2014、2015、1964直至後來的2017，藉此捲入不同的人 and 事，打亂傳統說故事的程序。小屋從1964年初建成，到2016年付諸一炬，Simon

Stone 以超現實的表現手法，加上非線性的時間邏輯，旋轉的三維空間造就電影閃回（flashback）般的明快節奏，在穩定的空間中，不同年份的跳接情節輕鬆轉換。比照之下，《封塵舊事》相對靜態，涕淚縱橫後黑雪羽毛般落下大地一片黑。原來世人與劇中人並無二致，無論願意與否，都是大霧天走在荊棘叢中，帶着新傷舊恨夷然活下去。

網絡與放映 ITA 美學走向世界

想當然的是，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劇團（ITA）作為歐陸劇場的領頭羊，是個非常有效和具影響力的藝術平台，在固有的藝術網絡下匯聚各路新知舊雨，Simon Stone, Robert Icke 就是特別出彩的兩號人物。而近年來劇團推出網絡播放平台 ITALive，其開發和推出市場，正好更全面地將 ITA 的表演藝術/文化領導力推向世界。雖說 ITA 有系統推出 ITALive 之前，Ivo van Hove 為數不少的作品已由英國方面製作為專攻大銀幕的 NT Live 放映，如《橋下禁色》（A View from the Bridge）、《沉淪》（Obsession）與《慧星美人》（All About Eve）等，但都只限於與英國劇團、劇院及藝術家的合作劇目。如今 ITALive 平台，加上陸續面世的劇場電影，ITA 將更自主更有計劃地展示獨特的藝術成果和表演風格。ITALive 的字幕配置固然克服荷語劇場現場觀演的局限，ITA 作品的形式與內容，長遠亦是藝術教育的示範單位，突破傳統戲劇觀眾一貫對文本、改編和表演藝術的審美經驗，長出想像的翅膀。

阿姆斯特丹國際劇團——戲劇電影放映

《伊狄帕斯》日期：2月24日 晚上7時45分
《羅馬悲劇》日期：2月26日 下午2時
《封塵舊事》日期：2月23日 晚上7時45分
《易卜生之屋》日期：2月25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票價：HK\$100, HK\$50(學生)

揭秘 ITALive

專訪 Ivo van Hove：拍攝演出如直播球賽

說起將劇場現場轉化為影像放送，很多人馬上想起的是大名鼎鼎的 NT Live。NT Live 專攻大銀幕，將英國國家劇院的製作放到世界各地的電影院中放映。而近年來異軍突起的 ITALive 則是借助網上平台專攻 live stream，將 ITA 的現場演出直播入屋，其本身作品的高口碑與影片的高質拍攝吸引了世界各地粉絲克服時差通宵觀劇。

從某種意義上說，兩個「Live」是異曲同工，都是將劇院的藝術作品與獨特美學輻射到世界各地，但從製作的方式與過程來說，又有不同。

2022年，香港藝術節本來計劃放映 ITA 的《戰爭之王》與《羅馬悲劇》，後因疫情擱置。但當時記者有機會與 ITA 藝術總監 Ivo van Hove 聊天，聽他說起不少 ITALive 背後的故事。

在 Van Hove 的講述中，ITALive 的想法並非橫空出世，在劇院的長遠商業計劃中，這本就是未來的開發方向，只是疫情的突然到來迫使計劃提前了。在2020年經歷劇場第一次關停時，ITA 就開始思考對策。當時世界上很多劇院都將自己以往作品的錄像上傳網絡，但大

部分的拍攝品質並不好。「我們並沒有這麼做，因為這種質量不是我們想帶給觀眾的。」Van Hove 說。

劇場關停，但 ITA 沒有急匆匆推 ITALive 上馬，而是首先嘗試了直播讀劇。「除了我們自己的演員外，我們邀請了荷蘭各個劇院最好的演員，讀了上百個故事。每次的拍攝，一個攝影師，一個音響師再加一個導演，在空的劇場中，一個演員一張桌子，獨自讀一個故事。觀眾身處家中就能觀看。」系列獲得了極大成功，很多觀眾期待著每晚7點準時赴約。Van Hove 說，因為觀眾所需要的不只是觀賞作品，而更多的是「美妙的藝術想法」。

到了同年9月，劇場再次關停，「那個時候我們完全準備好了，所以開始了 ITALive，2020年大概做了5-6套，2021年則增加到了大概11套。」

ITALive 是以直播的方式拍攝演出，經由網絡實時放送，其拍攝的過程並不只是多個機位高清拍攝這麼簡單。

「我們做得很仔細，很小心。」Van Hove 說，劇院先和電視業界人士洽談，由電視導演組拍攝班底，班底中並沒有

專門選擇劇場的從業人員，反而特意邀請了在拍攝搖滾音樂會方面經驗豐富的人士。「因為在演唱會上，你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必須不停變化。」Van Hove 說，「我們逐漸發展出一種風格。在我看來，很多以往的劇場影像視覺上比較沉悶，一般是一個固定的攝影機，有時兩個，但是整件事情很平板。我們所需要的是拍攝我們在劇場中真正進行的是什麼。所以我們鋪設軌道穿過布景，因為攝影機的移動非常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有的時候，場景中並沒有東西在動，但是鏡頭卻永遠在移動，那會營造一種現場感。我們也會用攝影機從一些特定的角度進行拍攝，這些角度是通常你在劇場現場看不到的角度。於是對那些看過演出的觀眾來說，就像是從一個新的角度進行觀賞。所以拍攝的結果更像是電影。」

通常來說，直播前劇場和拍攝組會進行一次完整的綵排，「我會坐在螢幕前，戴着耳機，導演和拍攝組都能聽到我。我會說，比如：『不不不，鏡頭跟着她跟着她跟着她，停！』」類似這樣。這是我們發展出來的非常有機的方式，

會帶來令人驚喜的角度。我們通常做一次這樣的全排，然後晚上就正式演出和拍攝。」

Van Hove 笑說，這背後的哲學就如同拍攝足球賽，「你永遠不知道球會去哪邊，那態度就是跟着，不管它去哪。」

另一個拍攝的主要原則，則是將每次拍攝都當成是第一次。「我們思考什麼是拍攝當下這一個演出的最好的方式，例如 Thomas Ostermeier 的作品，有很多的黑色在舞台上，想像下，這很難搞，在電腦螢幕上，黑色很悶，所以我們需要在那些地方放置燈光，而這不是在劇場中會做的。但是如果那麼做，就是焚幕四周黑色的空白，很悶。」而在作品《A Little Life》中，則用上了手持攝影機，「每當主角想要傷害自己的時候，手持攝影機就跟着他，貼得很近，那一刻你與他獨自在一起。」每一場拍攝都是獨一無二。

「當你看 BBC 的拍攝，非常專業，有很多機位，畫面切換很多，但是比較靜態，我們尋找的是一種動態的能量。」Van Hove 認為，用對方式，劇場影像可以有太多可能，「覺得劇場不適合焚

幕，這是一種老套的偏見。」

ITALive 在全世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紐約時報》曾專版報道，《衛報》更曾評論其比 NT Live 更好。更重要的是，它讓劇團哪怕在疫情中的艱難時刻亦能持續工作、生存下來。「很多導演都表示想要和我們一起做，他們覺得它很新穎，在某種意義上讓劇作更加好。有些人擔心會不會人們習慣了看這個就不去劇場了？不會的。就算是 NT Live，他們曾經做了調查，80%看過的人在之後仍想去劇場看現場版。所以這不是將觀眾推離劇場，而是讓劇場更加觸手可及，讓平時不容易接觸劇場的觀眾有機會加入。這更像是雙贏。」

這次到香港放映的四套演出，並不是平時 ITALive 現場演出的直播，而是現場拍攝素材「整理」過後的版本，「我們有直播的版本，也有經過整理的可供反覆放映的版本，例如在香港上映的劇場放映版，這也是我們在未來會進一步探索發展的。」Van Hove 亦透露，疫情過後 ITALive 會繼續下去，「它是很好的商業模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